

婚纱

岑凯伦 著

分类号

I247.5
877

3333031

李.伦

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190,000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张：8

印数：1—150,000

1988年4月第1版

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朴忠国

责任校对：周树斌

内 容 提 要

《婚纱》描写一个阔绰的小姐与表兄的一段婚姻经历。莫柏年，曾受恩于姨丈姨母，遵母命与表妹安妮黛订了婚。安自幼娇生惯养，性情刁蛮，喜怒无常，婚期到来时，为挑选一件婚纱竟与表兄闹得天翻地覆，柏年为此十分沮丧。

不久，安结识了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女服装设计师江翠珊，并请她为之设计婚纱。江自此认识了柏年并了解了他这一番经历，两人深深地相爱起来。安获知柏年大打出手……但鸳鸯是拆打不散的，历经种种磨难之后，柏年与翠珊终于结合。

《桃丽妹妹》塑造一个如同白雪公主般的少女，她长得很美，很迷人，但高傲、骄矜，目中无人。当英俊、潇洒的朱柏斯出现在她面前时，她的心颤动了，却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，甚至有意难为朱柏斯。朱也

极为暧昧。朱柏斯看了艾莲的演出，是演出一出

婚 纱

下午，艳阳光辉。

门框挂着一串串的鲜玫瑰，门的当中，有一个金色的爱神。

看见它，使人想到要结婚。

“嗯！气派不错！”安妮黛回头对柏年说。

莫怕你不懂，对于安妮黛的见解，他只有共鸣的份儿，而这间新娘之家店内的设计，也实在不错。

踏脚向前电动门打开了，店内铺满白色软绵绵的地毯，一个穿粉红色制服的店员，含笑迎出来。

“欢迎两位光临！”

“嗯！”安妮黛没怎样理她，自顾自到处视察。

“小姐，要订做结婚礼服吗？”

“嗯！”还是同一个鼻音。

“请两位到这边来，请坐！”两张白色的巨型真皮椅，前面有一个小几，小几上，有好几本簿子。“小姐，请参观，这些全是我们的服装设计家最新设计的礼服样本。”

“你们的设计师是谁？”

“大卫·史密夫。”

“唔！”安妮黛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：“没什么名气！”

“他是刚由欧洲回来的，他在欧洲，已经很有名气。”

“我不要看这些。”安妮黛把簿子一掷：“我要看婚纱的样本。”

“婚纱？”

“婚纱就是头纱，连在发冠上的，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。这些礼服样子，全部都连着婚纱。”

“我看到了，但是，没有一个样子我喜欢！”安妮黛挥着手：“你明白吗？婚纱比礼服重要，婚纱戴在头上，会影响整个面部，如果婚纱不适合，会破坏了面部美。”

“是的小姐！”店员恭敬地说：“小姐的见解很对！”

“有没有现成的婚纱，让我戴戴，试试看！”

“有，有，请两位坐会儿。”店员连忙走进去。

一会儿，店员开汽水，

一会，刚才那位店员，捧着好几只盒子走出来。

“小姐，婚纱拿来了，请过来试试，这儿有试身镜。”

安妮黛把婚纱戴在头上，嘴巴不断的说：“唔！不好，这不好，那不好，喂！柏年，你怎么呆在那儿象只呆头鹅，你替我看看给我一些意见啊！”

莫柏年马上走过去，安妮黛左瞧右瞧，她问：“这顶怎样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

“什么？这样的劳什子坏纱你也说好？你真没主见，真不象个男人，事无大小就只会说好。”安妮黛换上另一个婚

纱：“这个如何？”

“这个不好！”

“有什么不好？”安妮黛不以为然。

“婚纱太长了！”

“太长了又有什么不好，你别瞧人家现在流行短婚纱，就说短婚纱好，我们应该有独特风格，决不随波逐流！”

“可是婚纱太长，走路不方便！”

“有什么不方便，我请四个花童，前面两个拿花篮，后面两个捧婚纱。”安妮黛指住莫柏年：“你是个大男人，为什么这样婆婆妈妈！老是理女人的事，况且，婚纱是我戴又不是你戴，好不好关你什么事？你很有审美眼光吗？你会设计服装吗？你乖乖的坐在那儿，人家不会以为你哑了的。”

“安妮黛，你到底要我怎样？”莫柏年面色一变：“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！”

店员也忍不住了，忍不住插嘴说：“这位先生也很为难！他说好，你骂他没主见，他说不好，你又骂他爱管闲事。”

“什么？你们两个人，竟然联合起来教训我了？”安妮黛瞪大了眼：“柏年，你和她什么时候认识？她是不是你的女友？”

“安妮黛，是你要来这间店子，不是我要来的，而且，我以前根本没有见过这位小姐。”

“如果你们不是认识，她为甚么要帮着你？”

“小姐，”店员很委屈，说：“我只不过以事论事！”

“以事论事，哼！你只不过见我的未婚夫年少英俊又风度翩翩，所以想引诱他！”

“小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侮辱人？”店员脸都红了。

“你勾引顾客不要脸！”安妮黛抬起头上的婚纱向地下一掷：“我不买了！走！”

“安妮黛！所有全港九的服装店，我们都跑遍了，如果你今天再不订造，就赶不及星期六的婚礼。”

“改期结婚！”

“什么？又改期？”

“是的！又改期！”

“那怎么行？”莫柏年急得张着两手说不下去！

“为什么不行，我说改期就改期，总之，星期六我不会去参加婚礼！”

“可是，妈……”

“对了！你回去告诉你妈，我又改期了，如果她等不及，可以另找媳妇！”安妮黛说罢，拉起手袋便走。

店员气得在跺足。

一个中年妇人由店里走出来问：“张小姐，刚才为什么争吵？”

“一对男女，莫名其妙。”

“生意做成了吗？”

店员用力摇头：“最莫名其妙的是那男孩子，自己条件那么好，高大，英俊又迷人，为什么好象没见过女人似的追着她。”

“这个世界不可思议的事多得很！”

店员想着，喃喃的说：“我知道他们一定不会结合。”

“是不是那女孩子太丑，男孩子太英俊。”

“不，其实，那女孩子很好看，年纪也不会超过二十岁，可是，他们两个人，格格不入，全无共同之处，他们很难永生相伴。”

“生意做不成，受了一肚子乌气，还替人家费心机，真是傻孩子。”老板娘笑着：“下午茶时间到了，快把掉在地上的东西收拾好，去吃茶点吧！”

×

×

×

莫柏年一踏进大园，就问佣人：“表小姐来了没有？”

“表小姐不是和你出去订做衣服吗？”佣人诧异地问。

莫柏年没话说，走进大厅，看见莫太太正在讲电话。

莫太太一看见儿子，连忙向对方道歉，挂上电话，她问：“柏年，这么快回来了，安妮黛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！”

“不知道？你们俩个不是一起出去吗！”莫太太摇头：“看你的样子，你们俩个又吵架了，是不是？其实，年纪比她大，应该让让她！”

“让让她！我简直是奴颜婢膝。”柏年生气地挥着手：“我是个男人，我有自己的自尊，我怎可以这样没有志气，老是跟着她，象只哈叭狗。”

“看在姨丈姨母的份上，原谅她吧！”莫太太皱皱眉：“你姨丈姨母只有她一个女儿，自小纵坏了，安妮黛的脾气是猛了点，不过心地还不错。”

“要不是妈妈你老是压住我，我早就和她分手了，蛮横无理，莫名其妙。”

“她说过要来吃饭的，还叫我做一味豉椒焗龙虾给她吃！”

“我看她不会来，刚才她样子很凶，她还要我告诉你，结婚又要改期啦！”

“什么？结婚又改期，那怎么行？”莫太太几乎跳起来：“上一次她要改期，因为帖子还未发，改期没有关系，现在，请柬发出了，而且，距离婚期，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，唉！礼堂酒席全订好了！”

“没有办法，只好一切取消。赔点订金，道个歉吧！”

“你们到底怎么搞的？刚才不是去订制结婚礼服么？”

“结婚礼服没订好，就算不改期，到时她也没有礼服去教堂行礼！”莫柏年说：“其实，索性取消婚事，大家各不相干，省得我天天受气。”

失望。”

“为了不想他们失望，就不顾我的幸福。”

“姨父姨母是我们的恩人，那一年你爸爸生意失败，要不是你姨父全力支持，我们还会有今天？现在，你爸爸已经是社会名流，有钱有面子，而你，在酒店业方面，也有点名气，正是年少得志。这一切，都多亏当年你姨丈姨母的帮忙。”

“有恩报恩。但是，我不能拿我一生的幸福去报恩！”

“柏年，你怎么这样说？你和安妮黛，是青梅竹马，从小要好的，我和你爸爸可没有勉强你啊！”

“以前，安妮黛的确是个好女孩，可是，她越大越不可

爱，尤其是最近两年，她简直变得疯狂，……我受不了！”

“表哥！”一阵快速的脚步声：“你老是挥手干什么？”

天！竟然是安妮黛，她好象换了一个人，满脸春风。

柏年垂下头，没说话。

“乖孩子，我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！”莫夫人连忙上前拉住她两只手。

“我说过会来的。姨妈，你有没有买龙虾！”

“你喜欢吃的，我都买了。安妮黛乖，告诉我，你不是要改期结婚吧？”

安妮黛道：“是啊！是真的，刚才我回家，妈妈已经同意！”

“可是，请柬都发出了。”

“妈妈说，只要打电话通知每个亲友就行了！”

“通知每个亲友，那我一个星期都不用睡觉，安妮黛，婚期到底定在哪一天？”

安妮黛耸耸肩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先要搞好婚纱，可能过一个月，半年，或者一年，我年纪小嘛！”

“唉！”莫太太放开她：“我要打电话叫你姨丈回来商量，我一个人，怎可以应付这件急事？”

莫太太走到楼上，安妮黛一转身，双手把柏年的头托起来：“垂着头干什么？象个犯了罪的孩子。”

柏年轻轻拂开她的手，有点儿厌烦。

安妮黛用两只手围住柏年的腰，摇着他，嗔声道：“还在生我的气，别生气嘛，大人不记小人过，我在这儿向你行个礼好了。”

男孩子就最怕这一招，他心一软，面色都不同了：“别这样，给下人看到了多难为情。”

“未婚夫妇亲热一下，有什么难为情。”

“放开我！”

“唔！不，除非你答应不再恨我，答应嘛！”

“好吧！算了！”

安妮黛嗔声道：“算了不行。你一定要说，亲爱的，我原谅你！”

柏年给她弄得不知好气还是好笑！不管柏年对她有多深多厚的成见，在她一轮软攻之下，他扔枪弃甲了。

“我原谅你，亲……爱的。”

“亲亲我，这儿……唔！”安妮黛拖着柏年的手：“我们去看一场电影，好不好！”

“都过了五点半了。”

“看七点半呀！现在先去吃下午茶。”

“你不是说过，今晚在这儿吃饭吗？”

“是呀！看完电影回来吃！”

“看完电影已经九点几钟了，要爸爸妈妈等那么久，不好的！”

“有什么不好，又不是第一次，姨妈这样疼我，别说要她等到九点半，叫她等一晚，她都肯。走，吃下午茶去！”

二

苏珊在泳池里，看见安妮黛坐在太阳伞下面的圆桌旁。

苏珊由水池爬上来，抹一把脸上的水，接过佣人递来的大毛巾，她一面揩拭着身体一面走过来。

“今天吹什么风？”她喝一口柠檬水。

“东南西北风！”

“香港从未吹过这样的风，天文台也没有报道过。”苏珊坐下来，叹了一口气。

“我创新！”安妮黛看她一眼，说：“我来求你的。”

“亚风，拿两杯雪糕来，多放些士多庇利，我饿慌了。”苏珊问：“和柏年又吵架了，来求我做和事佬？”

“我和柏年甜如蜜，才不要你帮这个忙。”安妮黛得意地：“前些日子你不是说要去法国，我想和你一起去！”

“你去法国干什么？”

“买婚纱。”安妮黛说：“这几天，姨妈老是迫我追我，我要赶快和柏年结婚，烦都烦死我了。所以，我想把礼服婚纱弄妥，嫁了算了。”

佣人把雪糕送上，苏珊边吃边问：“我上次介绍给你的新娘之家，你没有去过吗？”

“那间服装店？别提了，如果不是为了它，我也不会再改婚期。”

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那店员想勾引柏年。”

“不会吧？”

“我骗你干什么？苏珊，你和我一起去法国好不好？”

“我不去法国了！”

“你……你以前不是说过了，怎么忽然又改变主意？”

“我去法国，完全是为了我姑妈，她有一个独生女儿在法国念书，本来答应过毕了业就回来，谁知道她毕业后就在巴黎一间大公司找到一份工作，所以她要在法国留下来，姑妈想念她，结果病倒了，姑丈就叫我去法国把表姐抓回来。”

“你为什么忽然又不去了？”

“表姐知道姑妈病了，自动要回来，她下一个星期就回来了。我姑妈虽然有几个儿子，可是，就只有我表姐一个女儿。”

“你那仲文表哥，就是你表姐的兄弟。”

“是我表姐的五哥，表姐只比我大一年。”

“你不去法国，那我的婚纱买不成了！”安妮黛万分失望。

“你要一袭别致的婚纱，对不对？”苏珊忽然叫起来：

“叫我表姐为你设计。我表姐是念时装设计的，她设计的时装得过奖，所以巴黎一间著名的时装店请她做服装设计师。”

“真的？”安妮黛拍着手：“那太好了，苏珊，你介绍你的表姐给我认识好吗？”

“当然好，下一个星期六，我在家里为表姐开一个舞会，到时你和柏年一起来，我给你们介绍。”

舞会在淡紫色的灯光之下，充满了罗曼蒂克的气氛。

唱片在转动着，女歌手 GLORIA GAYNOR 在唱着“NEVER CAN SAY GOODBYE”。这首歌，在英国

很流行，而女歌手，也是歌坛中的新血。身穿红色长裙的安妮黛走来走去，老是缠着主人打听有关那法国服装设计师大师的事。

苏珊总是说：“别急，表姐一定会来的。”

“八点钟了，为什么还不来。”

“她刚回来，应酬忙，今天就有三个约会。”

“急死人！”

柏年坐在一角，他无所事事，只好欣赏唱片。

有安妮黛在的地方，他永远出不了头。

柏年吐了一口气，站起来正想取一杯鸡尾酒，忽然，他的视线落在大门口，他呆住了。

一个亭亭玉立倩影，雪白的肌肤外，是一件露肩露背的晚礼服，粉白的脖子挂着一串翡翠项链，高雅贵族。

她的头发天然地披散着，乌亮的发际插着一朵蓝玫瑰，艳丽无比。她有明亮的大眼睛，高直鼻子，小巧嘴唇，配着一张粉白的鹅蛋脸。

好标致的美人儿！

柏年整个魂魄投入了，他象是一个没了灵魂的躯壳，迷惘在那儿。

一声的尖叫，惊醒了他的梦，他看见苏珊和安妮黛冲上去，一人一边的拉着她的手。

她甜笑着，仪态万千。

“柏年，柏年，喂，你到底耽在哪儿？”安妮黛又在尖叫。

柏年慌忙下意识地拉好了身上的白色晚礼服，他走过

去，和她打了一个照面。

她的腮边儿红了。

“这是著名服装专家——江翠珊小姐。”安妮黛介绍：“这是我的未婚夫莫柏年。”

江翠珊伸出了纤手，莫柏年也伸出了他温厚的手掌，两个人互相握上了，江翠珊那大眼睛，充满了迷惑，也有点失意，她不相信安妮黛有一个这样的未婚夫。

“江小姐，刚才我拜托你的事，你一定要帮忙，”安妮黛拉开江翠珊，她整个人占住了她。

“好的，不过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等我两个月。”

“两个月？”安妮黛用手推柏年，说：“拿酒来呀！”

“我很忙，又要开店子，等店子开了，我才能为你做，你能等吗？”

“好吧！反正这些日子都过去了，也不在乎两个月的，江小姐，酒来了。”安妮黛接过柏年的酒杯递给翠珊，“不过，你一定要为我设计一套别致的。”

“我尽力而为吧！”

“柏年，”安妮黛又在推柏年：“呆在这儿干什么？快请江小姐跳舞呀！”

每次安妮黛的命令，他都是勉强接受，恐怕这一次，也只是这一次，是他欣然接受的。

柏年和翠珊默默地跳着舞，谁也没有说话，翠珊偶然仰起脸，立刻接触到柏年的眼睛。

她立刻垂下了头，她感到柏年的手，越来越炽热了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的心儿在跳。

她慌乱了，有生以来，第一次这样不知所措。

“你冷吗？”柏年轻声问：“你的手很凉！”

“噢，不。”翠珊不能告诉他，这是她的老毛病，遇到兴奋或者刺激的事，她往往会浑身冰冷。

“喝一杯酒，好吗？”

“不，让我们跳完这个舞。”她的语调娇脆而温柔。

“好的！”柏年发觉自己在她的面前依顺得象一只羔羊。

安妮黛的呼，喝，骂，打，也从未使他这样依顺过。

可怜的安妮黛，她还在兴奋地和苏珊讨论她的婚纱，她竟然不知道，她的爱情在这一刻飞走了！

女秘书把大叠文件拿进来。

莫柏年一张张的签，忽然，他问：“我们的公主殿租出去了？”

“是的，星期日，一个服装专家在那儿办慈善时装餐舞会，她还请求我们的有关部门，替她邀请全港著名的模特儿。”

“服装专家？”莫柏年忽然心血来潮，他翻看文件。

“刚由法国回来不久的，好象是姓江……合约上写着……”

“江翠珊！”莫柏年抛下了笔，他急急的说：“快，打电话找她，替我们安排一个见面的约会。”

“是的，总经理！”女秘书看了看老板，感到他神情特异。

下午三点钟，莫柏年一接到女秘书的好消息，便立刻赶回家去更换套新西装，然后又匆匆返回酒店。

他们约会的地方是附设于酒店内的星星咖啡座。

这儿的环境非常幽雅，人客不多，静静的空气间只飘荡着一首 OLD SONG三凤嬉春的主题曲。

柏年一眼就看见江翠珊，她穿着一套纯白色扎腰带的套裙，襟上有一枝紫色的兰花，头上戴着一顶白的阔边帽，帽上也有一串花，也是紫色的。

柏年示意侍者把一瓶紫色美翎兰换到他们的桌上，柏年好欣赏翠珊的高贵清雅。

“江小姐，对不起，我来迟了！”他连忙走过去，道着歉。

“不，”她仰起头微笑：“是我早到了！”

她永远是那么柔，和安妮黛的刁完全是两个人。

“江小姐，要喝点什么？”

“咖啡，已经叫了。”江翠珊道：“能不能不叫我小姐？”

“那我应该怎样称呼？”

“叫我的名字，我们是朋友，对吗？”她轻轻的问。

“是的，翠珊！”柏年忽然难为情起来了。

侍者送来了两人的饮品，不用问，老板的喜恶，做侍者的不会不知道。

“星期日，你在我们这儿举办时装餐舞会？”

“是的，那是表妹苏珊给我的好主意，我离开这儿几年，对这儿完全陌生了，苏珊告诉我，这儿的公主殿是最美的，表演的天桥最新式最具独特风格，昨天我来这儿参观，一看就爱上了！”